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界鬼域記

第六回 起風潮校長暗驚心 辭職任學監決退志

卻說沉魚等議舉代表，從多多益善的主義，定為一正兩副，沉魚遍觀諸姊妹，物色人才，暗想代表資格，以俐齒伶牙，不畏強御為第一，我家鶯娘子口才也勿弱，膽子也勿小，好算他最靠得住呢。次之則喜鸞姊妹、素蝶姊妹也算會說會話的，不過性子暴躁些，叫他做鶯娘子的副手，他的程度，諒也夠得到咧。想妥當了，便商同了紅鸞、雪雁，推定正代表員於鶯娘，副代表員朱喜鸞、素蝶，一時眾論翕然，都佩服沉魚所舉得人，萬穩萬當，不至於做滬甯代表，無面見江南父老了。那知正代表鶯娘，偏又堅不肯就，再四推辭，徐鵬飛從旁力勸道：「鶯賢妹，別學那浙路湯總理，苦苦辭職呢。眾望所屬，理應勉力擔任的。」鶯娘畏羞害臊，懼遭校長呵斥，鵬飛儘管兒勸他，他終斬釘截鐵，頭也搖得落，沉魚冷笑道：「哼，你真個嘴硬骨頭酥了，竟這樣的怕見校長麼？」鶯娘強辯道：

「那個怕他，我只因既做糾儀員，就不該一身兩役，再做代表的，對你不起，另舉罷。」沉魚瞧著雪雁道：「使你能言舌辨的演說員，兼了這代表銜名可好？」雪雁慨然道：「為公益事，也沒法的，算我勿色頭，只好權代了阿鶯咧。」沉魚道：「好爽快大丈夫，可敬可敬。」說著逕把要求各條款的簽名書，給了雪雁，雪雁袖而藏之，即時挈同鸞蝶，直望校長辦事室來。校長金燕姊已得信許久了，當開會搖鈴個辰光，那會拍馬屁的孔子鯨，拖了宜兄宜弟的方士鯤，一溜煙跑入校長室，汗零氣促，恍惚偷了石人石馬個形狀，停了會兒，才一段大正經，訴明那大講堂上，早鬧得落花流水，不亦樂乎。燕姊究係一女流，怎當得偌大風潮，一聞此信，自然心寒膽裂，手足無措，要想走三十六著的第一著，尤恐以校長避懼學生，面子上大過不去。

這時孔子鯨和方士鯤，升炕而坐，自道知風報信，例得優賞，滿擬校長金燕姊，總要感謝他幾聲，獎譽他幾句，不料燕姊不發一話，好端端的櫻唇朱顏，卻漸漸兒泛作青紫色，子鯨瞧了，想道：這不是好光景啊，我只幾天方在倒運路裡，別為好反成隙，動不動氣壞了校長，豈非我一人之過呢？便鬼鬼祟祟的對著方士鯤歪嘴，眨眨眼睛，竟立起身來，不辭校長而去。燕姊也不再留他，只呆呆的慮這風潮怎能平靜，沒奈何只得硬硬頭皮，坐在辦事室，聽他們來如何發落罷。正自疑心畏念，交戰胸中，忽聽一片足聲響處，雪雁姑娘已掀簾入，喜鸞、素蝶也隨後進來，似護身將一般，燕姊見了，便知告白的報應，將逼近我身咧。雪雁等把躬一鞠，見過校長，逕從衣袖管裡，拿出一大張如意箋，彷彿書信樣的，呈遞燕姊，燕姊接過了，鋪在書案上邊，看道：

(一)不認季秋鸞(秋鳴聲，李夫人名)為監學，擬請校長立予辭職，以平眾忿。

(二)嗣後應給生等以三大自由之權利：(甲)運動自由；(乙)請假自由；(丙)上課自由。

(三)此後倘有修改校章之處，須前三日會集學生提議，俟全體認可，方許照行，否則雖有校長命令，仍歸無效。

右列三款，為或未能辦到，則生等諸姊妹決議不分南北黨，一律罷學出校，以表示不受壓制之意。

燕姊從頭至尾，看了兩遍，竟弄得意亂心慌，束手無術，瞧瞧下邊一長排的署名，首列者，為謝家沉魚，二即代表徐雪雁，三為書記趙紅鸞，四五六便是鶯娘、喜鸞、素蝶，直瞧到末腳幾個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呀，奇啊。」

看官們，可知他稱奇的緣故麼？他無非瞧見那王一鵬、沈三鳳的名字，便暗暗詫異，想這兩個品學兼優，恪遵規則的好學生，我一向相信得過他，並非要有事怕太平的，為何也列名於上，和南黨學生的調呀，所以他呀字底下，再陪襯了個奇字，卻未曉他們捏名胡寫，一鵬三鳳等一班超超等名角，都瞞在鼓當中呢。可憐燕姊此時眼觀簽名書，心胸間好像針刺的模樣，良久方面諭雪雁道：「雁姑娘，你們暫退，少停我自定議。」

雪雁、鸞蝶各應聲退出，燕姊心下似略覺寬了一分，然畢竟三款要求，驟難解決，悶悶兒呆坐皮高椅上，撐了下巴，眉尖愁鎖，轉恨著李家姊妹，闖了這天大的禍，到今兒怎樣收拾，有句古老傳授的七言詩，叫做解鈴原是係鈴人，我何勿請他來，為難為難他，看他可使得出甚麼神通呢。回頭一想，卻不妥貼的，他們監學學生，差不多十八之中有九個懷了惡感情，況且這要求書的第一節，就想掀翻他，和他結個定頭冤家，他不見便罷，見了別大發脾氣，把強硬主義，始終堅持到底，不弄到大鬧天宮，關店門，散場子，怕勿肯歇咧。然則還是那樣的好啊，想著了那位唱歌徐教習，人也和通，辦事也穩當，南黨學生與他又感情很深，叫他出來調停調停，做個魯仲連，那學生一方面便鬆動得多了。轉定了念頭，立即吩咐丫環去請徐師爺。

勿多歇工夫，風度翩翩的徐鵬飛與勿勿應召而至相見畢，分賓坐下，十八句頭寒暄話，稍稍敷衍了一回，便把眼前的正文提及，燕姊先開口道：「徐先生，請大駕到來，非為別事，只緣這風潮的善後，要和你商酌商酌呢。」徐鵬飛道：「何事啊？」

說著，燕姊睜了眼覷定鵬飛，越瞧越氣，暗想莫怪人家都道蘇州人性質奸刁，不易相與，卻名不虛傳的，即如他同南黨裡諸生誰不說是通同一氣，暗中做學生的軍師，倒虧他推作不知，真像煞有介事咧，因笑說道：「徐先生，唔唔，你且看來。」

說著，順手取案頭要求書攤給鵬飛面前，鵬飛道了聲「是」，也就起三隻蘭花指頭，拿要求書應酬瞧過，笑道：「喔唷，竟然告狀個面孔了，好兇險，好兇險。」燕姊道：「唉，徐先生，平地風波，險惡至此，請教怎生處置呢？」鵬飛故意使刁道：

「難了難了，我方才聽陸老媽說，學生的鋪程行李，都檢束好了，只等夫人否決，立刻兒走個空咧。」燕姊變色道：「啊呀，弄假成真了。」鵬飛道：「夫人，這也平淡無奇的，便關起了校門，譬做去秋沒有辦得，咱們七八個吃飯傢伙，當即各各滾蛋，歸家去抱小兒也。」燕姊道：「哎，哪裡有這話呢，我苦心孤詣好不容易弄像了這點點規模，一輩子學生，哪個不似接爺般接得來的。一朝散學，前功盡棄。徐先生，你別看得輕易啊。」鵬飛道：「夫人此話委係實情，其如他們要散竟散，也沒法去攔阻他呢。」燕姊道：「我方寸亂了，費徐先生的心，為我通盤籌算，想個斡旋妙計。」鵬飛道：「斡旋也不難，只要服從他們，便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了。」燕姊冷笑道：「叫我服從學生麼？」鵬飛道：「是啊。」燕姊道：「真正天翻地覆，倒了八百年的霉咧。」鵬飛道：「夫人，這還算不了倒霉呢，目今辦學堂的，開罪了學生，也有做狗叫也有拜四方，也有認過擔差，叩頭如搗蒜，種種婢膝奴顏的醜態，彷彿司空見慣咧。」燕姊道：

「然則學生竟是校長的上司了。」鵬飛道：「有時比上司還厲害呢，你聽各種學堂，無論男啊罷，女啊罷，往往起一次風潮，學生的勢力，就膨脹一次，莫說監督黨長，節制他不下，即使用太山壓卵的官勢，也嚇不動他，所以我輩中的辦學好手，都死守遷就秘訣，力盡那公奴職分，一飲一啄總揣合學生的心理，學生要長，他不敢縮短一點，要短他也不敢放長一點，所謂若要好，老做小，才免得迭起環生的風潮咧。」燕姊道：「噯，原來校長巴結學生，卻千校一律的，怪不道他們耀武揚威，只般的要挾多端了。」

說著，窗外似有多數人窺視，姊姊、妹妹狂呼亂嚷，彼只互相談論，故作那預備散學的威嚇話。燕姊側耳靜聽，早又捻一把汗，因此問道：「徐先生，就算我願意服從他，也須有個服從的佈置呢。」鵬飛道：「夫人，你既肯屈己從人，就易為咧。」

燕姊笑道：「可要我出張甘結，具出以後永不侵犯學生的自由，拿來平平他們的心氣麼？」鵬飛道：「哼，夫人言重了，據不才的鄙見，卻省力得很，但能收回告白的成命，那狂風怒潮，就消歸五洋四海外了。」燕姊道：「徐先生，未免文不對題呢。他們要求書，並沒一語牽涉告白啊。」鵬飛道：「我怕不知道，要曉得告白的效力，既使他們二三兩款的要求，也便不允，暗地遂其所願了。」燕姊恍然道：「不差不差，但那最棘手的首款，須怎樣的評決呢？」鵬飛道：「不妨事的，就含糊糊糊的混過了罷。」燕姊道：「能如是，誠哉兩全其美的，單怕辦不到，可就難咧。」鵬飛道：「諒也辦得到的，你瞧當今如虎如狼的外國公使，對於如鼠如羊的老大政府，為了通商交涉，動輒橫肆要求，然而十款之中，尚且要勉強勉強，准梗議他一二，何況眾女學生，僅不過襲了些洋氣，究沒真做到洋人地步呢。夫人啊，在我身上，這第一款，總好將就過去的。」燕姊喜道：「有勞徐先生，幫幫咱們姊妹兩個的忙罷(金燕姊與監學李夫人為結義姊妹故云)。」鵬飛道：「好說。」說著，便抽身向外，到大講堂揭了告白，送回校長

室，燕姊懷怒未泄，便把告白當場扯毀，摔入字紙籠中。鵬飛陪著燕姊，又談了一會子的天，燕姊也不耐久坐，逕別了鵬飛出校登車而去，丟過不提。

且說沉魚、雪雁輩諸女學生，一見告白收回，滿心喜悅。

午飯後，特開個慶功紀念會，眾都推讓沉魚為首功，沉魚謙遜道：「我何德何能，全虧眾姊妹的團力呀！」雪雁道：「魚姊別過謙，你是發縱指使的功人，咱們都逐兔走風的功狗，蕭相國的功復誰能比擬呢？」沉魚笑答道：「雁妹子，你正代表員可也算得拜將登台的韓信咧。」說著，又高叫鵬飛道：「徐先生，徐先生，你分明口舌得功，陸賈鄴生的一流人了。」言間眾撫掌大笑，獨有鶯娘、紅鸚站在沉魚半邊，龐兒上似尚含有不豫色。紅鸚忽啟口道：「沉魚姊，你果然功蓋一堂咧。只是取勝了一半，還沒盡如人意呢。」鶯娘也接著道：「對啊，對啊，眼中釘未去，難免礙手扳腳的。」沉魚道：「哎喲喲，你們哪裡見得到啊，我料李監學縱極強項，一經這番潑辣風潮，也應死心塌地，不復來干涉咱們秘密咧。」咳，看官們，他們於交涉上結果已大占了優榜，尚是人心不足，忌礙李夫人，勿得逐他出校，可不是放屁之極麼？然而李夫人任性負氣，受不慣駢的，他聞知了風潮始末，一封辭職書，早寫就咧。

原來這李夫人，在海上女界中頗有辦事能名，從前啟化女學，她當過監起居的責任。去年昌中開辦，金燕姊登門相請，她為看燕妹妹分上，情不可卻，方允訂了一學期的約。及至入學受事，瞧見各科教員，男女夾雜，心裡雅不自在，又竊聽那教員淘裡的議論，大都是做日和尚撞日鍾，以為人家的女小娘也何犯著赤心忠良去管教他，咱們只圖吃一天飯，拿一天銅錢，五湖四海的彷彿說書先生，跳上講台，瞎說一般，就公事告畢。

此外便鬧塌了天，也不乾咱們底事呢。李夫人耳聞目見，可懼可嗟，常懷著整頓的思想，以便對於燕妹好有交代。故此凡監學權限內事，件件都弄清了水捉田螺的。事有湊巧，他隔夜里正靜坐無事，面向窗櫺，就燈光下瀏覽東京女留學雜誌，隱約中陡見火光人影，一閃而過，心疑有偷兒至此，急遣貼身服侍的小婢，輕啟戶出，尾隨那所見人影，一步步入後園門。那時鶯娘、沉魚急奔奔只顧向前，困夢頭裡，再也想勿到背後有人。

婢跟至休憩室，躲身簷下，偵探了種種內容，回稟李夫人，夫人大動其怒，候等天色已明，立用電話請校長來校，姊妹兩人，酌定辦法，於是乎有告白的出現，不料惹動風潮，弄成話柄，本要約束學生，卻反受了學生的挾制，李夫人知了，氣得幾乎發暈，定一定神，慌即拂拭几案，取出三兩頁東洋信紙，搭起筆來，寫了封兀傲不群的辭職書，叫了個專供奔走的校僕，逕送惠福裡蔡公館。其時燕姊方自昌中回家，擁其幼子於懷，嬉弄耍物，忽司閻老僕送進信來，燕姊親手接取，拆視得書道：

燕妹鑒，頃悉校中現狀，知萬丈風潮發源於一張告白，狂言囂語，幾壞大局，撫衷自問，慚愧欲死。憶愚姊自受任以來，屍位素餐，了無建白，而癡心熱望，恒欲以昌中名譽一躍而居世界第一等地位，內則突過務本，外則頡頑耶尼(美國大女學)，不惟吾妹之光，愚姊亦與有榮幸。無如接觸於耳目者，適成一算學家之反比例，默而不言，恐積重難返，而前此雲間某校之三千粉黛，假臥室為課堂，近今金陵某校之十二花神，誇美妍而棠豔，一般不忍明言之惡歷史，將復現於杜陵門內(休憩室前花園門名杜陵)，萬間廣廈，一朝玷污矣。告白云云，特借重主人翁之資格，冀收駕馭群芳之效，孰知以此之故，開罪諸同學，重貽吾妹憂，變端劇烈，去罷學僅一間，而異日管理一方面，轉大蒙其影響，愚姊鹵莽憤事，咎更何辭！雖吾妹憐而怨之，然德薄能鮮，賦性戇直，倘再復變棧，是坐待逐客之令。

門外之塵，稍有人心者，當不出此，辱在知己，故敢不憚辭費，略據情愫。吾妹見字後，敬祈另覓替人，以重職寧，至愚姊則奉書之日，即束裝之期，此後小隱家園，願學廉吳(廉部郎泉吳夫人芙瑛，佳人才子，為今世所豔稱)，以偕老詠花，醉月詩酒，倡隨永不問人世間事矣。勿此奉告，不盡縷縷。此頌前途幸福！愚姊李王秋鸚叩上

閱畢，便慌也似的吩咐侍婢，備馬車再到昌中，竭力挽留李夫人。夫人去志已決，哪裡留得住她。燕姊無如何，只索由她告退了。那時魚雁、鶯鸚聞而大快，喜鸞、素蝶也一味的起勁不了。沉魚喜語眾人道：「而今如願以償了，這就叫火到豬頭爛呢。」雪雁道：「我原曉他站不住腳頭的。」從此他們三款要求，一齊到手，歡聲雷動，即以此日為自由大紀念，到後來把運動上課請假的三大自由一樁一樁的實力奉行，天天下晚書，幾位女大老官，總合隊成群，吃吃小華園的茶，瞧瞧新舞台的戲。有時興之所至，連清和迎春諸坊，也漸漸有沉魚輩的足跡了。